



竹林七贤

赵剑敏 / 著



学林出版社



何清允



竹林七賢



赵剑敏 /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七贤 / 赵剑敏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6
ISBN 7-80616-857-5

I. 竹... II. 赵... III. 竹林七贤-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480 号

竹林七贤



- 作 者——赵剑敏
责任编辑——张建一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5
字 数——30 万
插 页——5
版 次——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857-5/K·40
定 价——25 元



嵇康

(沈亚洲 作)



阮藉

(沈亚洲 作)

(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原迹复制)



山 涛

(沈亚洲 作)

(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原迹复制)



向秀

(沈亚洲 作)



阮咸

(沈亚洲 作)



刘伶

(沈亚洲 作)

(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原迹复制)



王 戎

(沈亚洲 作)

(据上海博物馆藏唐孙位《高逸图》原迹复制)

陳留阮籍 誰國嵇康 河內山濤 三之年皆

相比 常年少 亞之 預也 哲者 沛國 劉伶 陳留

阮咸 河內 向秀 琅邪 王戎 七之 常集於竹林之下

肆意酣暢 合世謂竹林七賢

劉一聞書

“竹林七賢”

(刘一闻 作)

(录自《世说新语》)

自序

竹林,是一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景观,走进乡间,走进山野,随意举目便能瞧见,一点不稀罕。然当士子走进这平常的竹林,竟产生了文化史的奇观,产生了政治史的奇迹,产生了心灵史的奇谈。

奇观,奇迹,奇谈,一连串奇字,在魏晋间化出了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

竹林和七贤浑然一体,难分难解,人称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信老庄,尤崇庄子。他们与竹林物化真趣的景象,用庄子化蝶的故事来比喻,真不知是竹林化作了七贤,还是七贤化作了竹林?抑或竹林本就是七贤,七贤本就是竹林。

竹林七贤是个群体,如若将他们喻为竹子的话,七人犹如七棵青翠的竹子,参差散立在岚气笼罩的竹林中。

有人认为竹林七贤皆是些脱俗之人,其实,他们身上有很多的俗气,各自又有各自不同的俗气。其可贵之处,在于以苦苦的挣扎来蔑视俗,打破俗,跳出俗。其可悲之处,在于挣脱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沮丧,或“迷途知返”,重新与俗合流。

他们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然而,正像偌大个世界中,没两棵竹子会是一模一样的,

竹林七贤是七个人七个样。这七棵“竹子”，摇曳多姿，各有各的静态舞姿，各有各的青黄季节，各有各的风韵精神。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

惟有如此，竹林七贤才是呼之欲出的士人群体。

竹林七贤的精神，使士子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晋王子猷每居空宅，便令人种竹，咏啸着说：

“何可一日无此君。”

北宋苏东坡面对惨淡人生，洒脱地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有人不禁要问，此书既然为书，为何不写成章节的式样，一气呵成，而要弄成这一篇篇支离破碎的劳什子，是否存心在赶新潮，学时髦？

回答是：非也。不得不如此。

原因有二：

一是史料的多寡不均。竹林七贤的史料量，其中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是正常的。然翻开《晋书》中的向秀本传，会一阵傻眼，傻眼不在传主的传奇，不是传主的名望，也不是传主的其他什么东西，而是本传太短，短得实在不成样子，若扣除一篇不太长的《思旧赋》，居然只有区区九行，不，说得精确一点，是八行半。向秀本传是这样，阮咸、刘伶两人的本传也差

不离。三人的本传如此短少，那么是否能借助别的史料，可检视的结果，除了《世说新语》有零碎的记载，其他史书的相关存录更是微乎其微。既然要写竹林七贤的整体，那就不可能绕过向秀、阮咸、刘伶。可是，如此少的史料，拿来给三人做综述性传记，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且与其他四人严重的不均衡。

二是人物的时代跨度太悬殊。无论是杀身成仁的嵇康，还是抱疾而终的阮籍，都亡于曹魏王朝崩溃的前夕，是十足的魏人；而其他五人，一并进入了三家归晋的时代，山涛基本活动在晋武帝一朝，王戎身当晋末的八王之乱，向秀、阮咸、刘伶有各自的大限。由此，缺乏一根主线，贯穿始终的主线，若是硬行做来，必产生阅读的凌乱感。

面对这样结构的史料，是棘手的，正因为棘手，为何以前全面研究竹林七贤的成果寥若晨星，也就有了答案。

孙子曰：

“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兵法变化之妙，存乎一心，文法当是同理。

冥思苦想，反复变局，方得出这不是办法的办法。

这不是办法的办法，旨在让每一篇有个鲜明的主题，有个相宜的适度，有个史料互补的机会。分之，各为一题；合之，汇成总题。

谈起撰写中国历史的文或书，给人的感觉，似乎有很翔实的史料层垒堆积在那儿，从事史学者只要信手拈来，做些排比、翻译、诠释，就能把古人栩栩如生地传递给今人。其实不然，大不然，作者面对的是已入土的时代，一种没有任何一个活人能充当见证人的时代，它只记录在虫蠹风朽的断简残篇之中，隐藏在布满暗红水渍绿锈斑驳的文物之内，镌刻在黑幽

森然角缺身裂的碑石之上。秦时明月汉时关，古人故事，陈物旧书，要予以复活，绝非一件省心的事。

将历史化为现场，顾名思义，应该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更不能是点线的。想时容易做时难，这个难，难在分寸的把握上。过分渲染气氛，会向小说靠拢，活是活了，但活得不可信，活得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味。过于强调忠于史料，无血无肉的枯燥呆板又会接踵而至。故而，既不可太虚构，又不可胶柱鼓瑟，一种特殊的中庸之道便成了写作的原则。

要完整再现过去的时代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求的是尽量靠近过去的时代，尽量发掘过去的时代。在确立主题思想后，通过史实钩稽，加以文学手笔，哲学思考，心理分析，“还原”历史场景、人物活动及风土人情，勾勒出时代、王朝、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轨迹，揭示盛衰转化的生态起伏，揭示成败相依的悲剧因素，揭示祸福相倚的永恒命题。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三位一体，均源于人基本的生活。把学问变成纯粹的学问，远离人的生活，这是违背了学问的初衷。

史料是骨架，文笔是血肉，思辨是精神。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化史上硕大的丰碑，成为文史二界的经典，其中的行文方式，足以让人寻味。

风流倜傥的清代大才子袁枚，有一方印章，上镌“钱塘苏小是乡亲”。笔者不才，然也想治一方印章，上刻“夏阳马迁是祖师”。

备了这样的印，怯弱的胆气兴许能壮些。

目 录

自序·····	1
绝交的背后·····	1
弹弓隐在苍云·····	20
品势大较量·····	42
仙气化入红尘·····	65
大隐隐于朝·····	87
时无英雄·····	118
遥望汨罗江·····	153
望金阙·····	186
布衣成了大老·····	215
丑陋的酒神·····	251
狂士马携红袖·····	280
从绿影中见证·····	314
神朗的俗物·····	341
炉上烤炙荣禄·····	371
大事年表·····	407
主要参考文献·····	414
后记·····	421

绝交的背后

一

谈到嵇康，便无法回避他那封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¹⁾。

可以说，嵇康之所以成千古之名，与此书有关；嵇康遭杀身之祸，也与此书有关。盛名之下，伴着烈祸，无论怎样看，此书当是嵇康人生的里程碑，也是文人史上的里程碑。

走上这块里程碑的台基，眼前便是竹叶婆娑，一幅七贤图；便是柳枝摇曳，锻铁声声；便是屠刀横向，一曲余音永绕的《广陵散》。

嵇康忽明忽灭的身影，拿着那封书，灰灰地逼来。

嵇康的这封书，写给山巨源，山巨源即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嵇康的好友，岂止是好友，简直是密友。好端端的密友，为何突然要绝交？

二

如果将这问题拿到大街上去问，一般回答定然是：山涛出卖了嵇康的利益，山涛陷害了嵇康，至少，山涛做了对不起嵇康的事情。如果将这问题摊到不知内情的学者书案上，答案也不外乎这些范围：利益关系的变化，政派立场的迁移，道德伦理的丧失，且责任在山涛方面。